

2-3
3

宋史紀事本末



知

PDF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高

明安

陳

邦

瞻

德

遠

編

輯

懷智高

倉

張

溥

天

如

論

正

懷智高求
內附不許
乃與黃師
盛等謀據
廣南

智高陷邕
州宗旦不
屈死

魏璠等力
聖智高廣
州不陷

尹洙唐秋
青子韓琦
范仲淹

秋青顯貴

仁宗皇祐元年九月乙巳廣源州蠻懷智高反寇邕州初懷氏自唐初即屬於西原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父趾強威廣源服屬之知儋猶州懷全福為父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母姓懷氏既壯與其母徒儋猶州建國曰大歷父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父趾乃乘間竊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貪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匱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密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散衣食殺食給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琪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給眾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共死眾從之遂率眾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臣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四年五月智高陷邕橫諸州遂圍廣州詔鈴轄陳曙等發兵討之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琪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高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州康端壘封八州知封州曹觀知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璠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寇幕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密父斬之以徇而轉運使王罕自亦外至募民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事聞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為廣西安撫使同提刑李樞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岐體量安撫廣東廣西鈴轄兵赴之六月丁亥以秋青為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晨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焉軍副都指揮使秋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教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詔拜副使臺諫王居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秋七月懷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為廣南安撫使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昭州鈴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降沔

不除而淫

孫清撫廣

南請騎兵

精甲以行

智高求雖

桂節度使

梁通請勿

許

帝命任守

忠劉育撫

廣南李兌

謀龍之

麗路乃贊

青可用

交趾請助

討智高青

奏勿許

青新陳曙

第三十二

青先皮泥

密則智高

等敗死廣

南忠平

青為楊

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乃令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岐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豈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秋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番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特命入。帝都知。任守忠為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麗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懷智高陷賓州。復入於邕。時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於朝。秋青奏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帝從之。十二月。秋青勅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戰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鈴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十擊賊。潰於崑崙關。殷直叟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所以致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相顧。眙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五年春正月。秋青夜度崑崙關。大敗懷智高於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眾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為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幟。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起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番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為。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密。儂建中等。及偽官屬死者五百七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等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得脇者。慰遣之。眾師密等於城下。斂屍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眾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忠平。提至。帝喜曰。青破賊麗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後二年。靖遣都監蕭汪入持唐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又募死士使大理求

使借守文
論帝不聽

智高重譯得至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乃誅其母及其弟子五月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使實平

廣南功也龐籍及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掌省府帝不聽
張洎曰僕全福妻阿儂再嫁商人而生智高智高十三歲惡有二父即殺商人殘忍喜亂其天性也長據儂猶
交人執而釋之使知廣源智高內懷忿恨求附中國使朝廷納其金玉俾處鬱江峭絕之鄉與交趾角立椎髮
左衽戰鬪用命未必非二南一與藩也無故拒却激其背叛焚巢入寇邕州失守曹觀等相繼戰死楊岐師久
無功以南土之久安當文吏之迂緩一夫攘臂之廣震驚勢所必然龐籍力贊仁宗專任狄青提鉞播鋒先斬
敗將疾趨崑崙絳衣倒北農種糧收童謠驗矣唐憲宗時劉闢反蜀杜黃裳請罷中人監軍專委高崇文西川
立平仁宗君相亦然任將之效略可觀也阿儂適三夫慘毒有謀好食小兒智高攻城陷邕多仗其策非此母
不生此子物固各以類夫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

貝州卒亂 王則

仁宗慶曆七年十一月貝州賊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為河北安撫使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
後隸宣毅軍為小校則冀俗尚妖幻相與習為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則之與
母訣也賞刺福字於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密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
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詣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張得一方
與官屬謁天靈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獎
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建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
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懾服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國曰安陽年號曰德勝旗幟號令皆以佛
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眾於是令民伍伍為保一人縋餘悉
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為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以衛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自城上繫書
射鎬帳約為內應夜垂鉤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眾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鎬以貝州城
峻不可攻乃為距闌將成為賊所焚鎬乃即南為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三十二 二 提記書局石印

八年春正月朝廷以則未下令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鎬為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穿道通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眾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眾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於市賊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鑄端明殿學士封賈昌朝為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

夏四月以明鎬參知政事文彥博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故也。

張洎曰仁宗慶曆之世號為極治四年而有歐希範之亂七年而有王則之亂小醜陸梁敢悍明聖具大禹之苗民乎東漢張角初奉黃老道畜弟子稱大賢良師咒符水已病百姓信之遂密置三十六方黃巾標識一時俱起東晉孫泰世奉五斗米道師事杜子恭得其秘術孝武召見稍遷輔國將軍後集徒眾謀亂被戮而孫恩廬循因逐相繼反海上宋時王則以貝冀喜妖背刺福字詭言彌勒出世僭號東平王旗幟號令悉以佛稱方臘居清溪竭村左道惑眾謬傳地基天子建號聖公紅巾六等鬼神扇揚盜賊之起必先有聚聚必先有託降神書符扶鸞禱聖與端公太保之稱白蓮白雲之會皆託而聚之之術也吳廣陳勝起兵行卜以鬼丹書魚腹篝火狄鳴意在威眾舉事姦究效之史巫紛若唱禍福造神怪愚民一集即成勁寇但遇靈帝則為張角之變延遇仁宗則為王則之速剪爾明鎬既策獻真宗頌上六宄書薛奎稱其沈鷺有謀能斷大事巡邊備賊著名并州及副文彥博討則約結內應地道出奇則叛僅六十六日而滅由帝善任彥博彥博善任鎬也太宗溫化間作亂者王小波李順真宗咸平間作亂者劉旸王均俱蜀寇也於是廷臣聚而憂蜀謂其人多變不可以齊魯待也及王則起貝州欲連得齊朝論又憂河北矣山東之地王者得以為王霸者得以為霸猾賊得以亂天下則謀不成賊固無能亦天牖仁聖也迨金人入而河北亡宋遂感而南矣盜賊據之中國或與爭金人據之天子不敢問使宋能以治盜者治廣庶大梁猶堅城而臨安可不都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浚六塔二股河

仁宗天聖元年秋七月。詔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六年八月。河決於澶州之王楚埽。

八年。始詔河北轉運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曙請疏鄆滑界糜邱河。以分水勢。遣使行視之。

慶曆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開河分水之議起焉。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清渠。注乾甯軍。

二年秋七月。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至和二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先是朝廷既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

披其勢。故有是命。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眾。必順天

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眾。勞民損財。不精謀慮。於

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違指他事。且如何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

慎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稍差。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途。或物

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三十萬

人之眾。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

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嘗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為盜。況於兩路聚

大眾。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

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民心焦勞。所向無

望。若別路差夫。則遠者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

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

流。此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掃岸久廢。須興緝補。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

今猝興三大役於灾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餘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

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耳。

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旋。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修言賈昌
朝欲復故
道李仲昌
請開六塔
二說俱非
宜疏下流
浚以入海
不聽

十年商胡決又數年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屢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實安靜而有聲巨隅山推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將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令乃欲於凶儉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此而發也况京都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取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壩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嘗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惠何為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淤梗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又謂近乎欺罔之謬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壩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壩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壩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乃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水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工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已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平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稍羨一千八百萬料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

六塔河復決

劉恢奏罷

其役

流李仲昌

於英州

縣贊上四

界守二股

河圖

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

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

功在於人力已為勞矣且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

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

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即使幸而暫塞以抒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

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分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

則清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處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為

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懸數州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

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眾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此則所謂害少

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

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帝不聽卒從

仲昌議

嘉祐元年夏四月六塔河復決時殿中丞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

勝計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使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千犯禁忌

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鍾斷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於澶劾仲昌等

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潰於是流仲昌於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五年春正月議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至是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

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

深六尺為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於恩冀乾甯入於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分而為二則上流

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浚二股河以紓恩冀之患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神宗熙甯元年六月河溢恩州又決冀州棗強埽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於是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

埽

埽

李之請
創生隄不
聽

司馬光請
如宋昌言
策宜上約
韓琦言不
便

王安石言
六塔可治
二股可治
張輩等議
塞北流司
馬光言有
害帝不從

帝從張說
則等言開
修二股河
上流并塞
決口

州創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宋昌言謂今二股河內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都水監復奏慶曆中商胡北流於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甯軍創隄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塞致上下埽岸屢危雖創新岸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使詔翰林院學士司馬光入內副都知張洎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

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樺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於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甯入於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隄帝不聽卒用昌言策置上約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舍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濶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東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感逼湍怒又無兵夫修護隄岸其衝決必矣况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為死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其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何如安石以為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帝然之七月張輩等奏上約屢經泛漲并下約已各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等州水患司馬光言輩等欲塞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間東流益深濶北流漸淺塞之便帝曰今不俟東流順決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且若河水嘗分三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若止約流失其事不可知上約存則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為二流於輩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為害大分則害小矣輩等亟欲塞北流皆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害也帝卒從輩議

四年秋七月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隄凡六埽而決者三下屬恩冀贊御河奔衝為一帝憂之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張洎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令湮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流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今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河上流併塞決口五年夏四月二股河成六月河溢夏津帝語執政聞東京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役猶多若河復決奈何

王安石言
修二股河
之利

安石從李
公義黃懷
信言制濬
川杞

置疏濬黃
河司

河決澶州

文彦博言
當增修堤
岸

陳佑甫請
修舊故濬

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淤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調夫已減於去歲若夫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

六年夏四月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水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惠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謀增損乃別制濬川杞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把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釘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揚沙泥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杞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工爾令第見水即以杞濬之水當隨杞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杞則諸河淺濶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常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至是遂置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以虞部郎范子淵為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嘗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害虞墮過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從之

十年秋七月河決澶州自開直河水勢漸漲田廬益壞至是遂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灌於梁山張澤樂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遣使修開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費未嘗增修隄岸令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之咎

元豐元年夏四月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新隄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河決澶州河北外監丞陳佑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溢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龍二也禹錫迓三也然商胡橫龍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得持久惟禹故濬尚存在大任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令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於海口從之

帝治河
與漢水性
李立之請
立東西堤
安石力主
程颢范子
淵河事卒
無成功

呂陶勸降
范子淵

范子奇起
回河東流
之議

張問王令
圖起減水
河之議

王孝先請
修減水河
范純仁力
言四不可
乃遠范百
祿等行視

蘇軾力言
四河之非
范百祿
之乃罷役

四年夏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開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堤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嘗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河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論。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甯軍至埽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堤。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甯初。已主立。既今竟行其言。大抵熙甯初。專主導東流。開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昞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歷廢財力。卒無成功。哲宗元祐元年三月。降范子淵知峽州。中丞呂陶劾其罪。故也。中書舍人蘇軾作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為至言。九月。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時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既未塞。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墾置約復故道。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名北岸修進鋸牙埽。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十一月。問復上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發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為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既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

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三年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等行河。時王孝先請修減水河。王觀言其便。安燾深以東流為是。上疏言之。於是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宜興役回之。范純仁王存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令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且不可輕舉也。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力主其議。范純仁又陳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時。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於是收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視。戶部侍郎蘇軾上疏曰。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稍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求歲開河分水之策。令小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

吳安持李
偉力主東
流謝卿材
上河議一
篇不聽

趙置北流
數堰蘇軾
趙卿力言
其害不聽

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寶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於厚宿麥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從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壤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淤浚勢無從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關昌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淤浚勢無從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關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收回買稍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徇不至阿附以誤國計會百祿行視東西二河亦奏言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明年使回入對復言願罷有害無利之役未聽久之乃罷回河及修減水河數月尚書省復議回河是時吳安持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世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篇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為然會李偉復言今河已分流若興功可令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開北流乃為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今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

五年二月詔開修減水河尋以外路旱暵權罷

七年冬十月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八年二月詔北流軟堰並如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言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河之計不宜聽趙卿亦上疏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微幸盜功或取此捨彼講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廷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竊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開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為利未能去則為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

大力力主
之純純仁
蘇轍趙俱
皆言不可

王宗望頃
東流之功

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開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知其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關村方張之勢未可以併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為利而不惜上下壅潰之患是皆見近忘遠微幸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為說姑為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為決堰之計臣恐枉有正費而以河為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不聽十二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濶而深又自北京往洛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續十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開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吳安持復領都水而呂大防立主其意范純仁蘇轍復爭之遂詔本路安撫轉提刑司詳議紹聖元年正月也轉運司趙偁議與純仁轍合傅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隴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從之常勢而有司置瑄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彈患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關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潰為害蓋廣若直開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破隄為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郭知章又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其委之十月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分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算自關村下至棣棣隄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隄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還故道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

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左師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

張洵曰六塔之議始於李仲昌二股之議始於韓贄既而持議冥行河決日甚者王安石也安石專政變法均輸稽泉府市易藉市司青苗藉國服農田水利藉遂人僱役藉司徒保甲保馬藉伍兩方田藉并牧矯世反古咸託周官獨塞北流修二股操說無本李公義獻鐵龍爪黃懷信制濬川杞世共非笑信用不疑水官數出未

獲一效則幾以河為戲矣。六塔役興，歐陽修言不可者五。屢疏抗爭，竟置不省。及商胡塞而河力壯，六塔雖開，不能容也。一夕大決，漂溺無算。仲昌遂流英州。回河為害，覆轍昭如。未幾而復言二股，蓋即疏六塔舊口并二股河，道使東也。程昞、宋昌言、張堦、范子淵等游談紛紜，安石力為之主。神宗即有開河放水之憂，終不能違大臣之意，亦徒魚鼈其民耳。伯鯨治水，九載弗成，病由方命圮族，以其強自任而敢拂眾也。安石悻悻方命甚矣。熙甯之初，專欲導河使東流，開北流。元豐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舊迹，今北去。帝憂民甚，思順水性，而水臣皆為安石使事，竟不治。鯨之治水，隨高埋卑障之也。禹之治水，決川疏河導之也。回河東流，務逆水行，豈獨障之乎？宰相之才，既不及鯨，天子之斷，又不若堦，宜其淪胥相視，底定無日也。然仲昌欲穿六塔渠，當兩嘗主其畫。宋昌言請開二股，詔司馬光相度奏可。范子奇東流之策，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交口善之。老成碩德，論河不詳安石堅僻，又何誅焉？政和年間，孟昌齡獻導河議，成巨濬，稍因水決，循北流，聲京即據為功。繼文修然自大國家之利，未興而奸臣之寵已極，宋事大抵然耳。

英宗之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
仁宗景祐二年春二月，育宗室子宗實於宮中。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甯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

嘉祐元年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先是帝暴疾，宰相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有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且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榮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而試以政事，以繫億兆人心。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上不報。文彥博乃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富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

光緒十九年
上馬光
等繼言之
皆不聽

韓琦脫相
婉請建儲

包拯請豫
建太子

汝南王允
讓卒以宗
實故師典
有知

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為計亦已疏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彥博諭之曰今聞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缺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無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事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臨於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三年六月以韓琦同平章事時羣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以包拯為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已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四年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怒不見於色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廼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卒諡安懿以其子宗實實宮中故師典有加

六年六月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況思久之曰得非欲還宗室為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自古皆有之十

月王辰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初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揣恐臣下事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先年韓琦初入相嘗乘間言之及懷孔光傳以進帝不答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至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

光請立儲
帝心感動
琦力贊其
成

立宗實為
皇子王珪
面受旨草
詔

帝崩曹太
后召英宗
嗣位

立高氏為
后

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令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裁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衛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中正守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無疑乞內批中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議諸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凡十八章而後許之七年八月己卯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九月乙巳朔進封皇子曙鉅鹿郡公宗實既終喪韓琦言中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歎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無患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贊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始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厨而已中外相賀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書樞密奏事於福甯殿之西閣三月辛未帝崩於福甯殿年五十四遺制皇子即皇帝位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於是皇后悉斂諸門綸寘於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夏四月壬申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篆宰臣不可乃止乙亥帝有病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己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紀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假借宮省肅然庚子立高氏為皇后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於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於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為配既長出宮婚於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冊為皇后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官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内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

韓琦歐陽
修調和兩
宮

劉敞進讀
史記釋兩
宮之疑

琦請太后
搬遷還政

司馬光呂
海勳竄任
守忠
韓琦填空
頭勅即日
押行

此病故彌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冬十月甲午，葬仁宗於永昭陵。十二月己巳，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英宗治平元年春正月，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未定，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自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之后，賢如馬鄩，不免顧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鄩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起。琦即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尚書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嘗自慶歷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志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丙辰，上皇太后宮名曰慈壽。秋八月，內侍都知任守忠竄蘄州。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甚。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於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呂誨亦上書論之。帝納其言。明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趙鼎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